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許志安鄭秀文復合了。曾撰文指出許志安鄭秀文復合的最大障礙是怕過程處理不好，會影響他們的形象和事業，另外他們還要衝破心理關口，在「做知己」還是一做「情侶」之間掙扎，而且許志安已四十三歲，鄭秀文三十八歲，他們都明白已不適合在情緒上蹉跎，今次復合即等於認定對方是終身伴侶，不可輕率，要考慮清楚方可復合。

鄭秀文許志安順利復合

復合了，但還有一個關口要衝過，就是應否公開？之前經過十一年地下的折磨，他們明白那種痛苦，偷偷摸摸很難受，眼見後輩阿弟與陳偉霆是偶像派都敢承認戀情，楊千嬅姐弟終於成眷屬，黃宗澤胡杏兒戀情浮現，他們亦大可公開承認復合又有何不妥？本來無不妥，尷尬的是許志安復合又有何不妥？本來無不妥，尷尬的是許志安復合又有何不妥？本來無不妥，尷尬的是許志安復合又有何不妥？

白先勇與創作

琴台聚 彥火

有人常常問我：文學有什麼功用？我想，文學不能振興工業，也不能振興商業，它的功用可能很少，但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用就是——文學是一種情感教育。文學是人類心靈中最深刻的那部分的投射，是一個人精神上的投射，是最內心的一種語言。文學是把人類最內在、最深刻的、最難言的那部分寫了出來。

白先勇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五十周年誌慶訪問團團長，期間曾與他過深入的訪談。白先勇在談他的文學道路，特別令人感到興趣。他讀大學本來是報考理工科，因為他的同學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讀理工科的。他一開始在成功大學唸水利工程，可是他還是念念不忘他的本行——文學。他自稱「做工廠實習一邊看小說《飄》、《咆哮山莊》，一心一意想着文學，所以就下定決心重新考大學。」

這條道路比起他讀理工科的那條路要來得艱難、曲折。但這是他心儀的理想，他的抱負，所以在以後的道路，他願意去承擔風雨和面對困難。他在回顧他辦文學雜誌的經過，是令人感動的。雜誌創刊號出來後，他們自己騎單車把雜誌送去報攤銷售。他說，當時在台灣，因經費有限，沒有稿費，也沒有編輯費，是最窮的雜誌。他感慨地說：「這個雜誌前後前後，中間停過刊，一共辦了二十年。我後來到美國教書，我的薪水也都貼進去了，還不夠。後來我父親過世，家裡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英國劍橋大學早前公布了一項關於男女婚姻的調查，發現童年過得愈幸福的人，其婚姻失敗的機會便愈高——結果可說是與不少人的預期相違背。若要用玄學解釋，天命認為這大概與掌管我們運勢的「大運」有關。在八字這套算命的系統中，我們除了可依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時排成「命運」外，還可推算出每十年轉變一次的「大運」周期。其實「命運」即是我們口中常說的「命」，也即個人的先天條件，「大運」則是主宰我們一生起落順逆的「運」，兩者相加便成為「命運」也。

幸福的人較不幸

若再進一步解釋大運，它不但每十年轉變一次，其影響也有好壞之分，簡而言之，若大運的五行剛好能彌補命造的不足，那麼命造的主人人生便會進入順境，甚至步步高陞；但若大運的五行與命造並不調和，人生便會因此而諸事不順，做什麼也容易事倍功半，甚或功敗垂成。

根據劍橋大學的研究解釋，這種婚姻失敗的現象是源於童年較幸福的人，自信心較強，對關係的要求不但較高，也較易把關係結束，也即是說，童年較困苦的人在長大後通常較能容忍別人的缺點，也較容易滿足現狀。到底是前者還是後者較幸福呢？相信沒有人能作絕對的定論，其實懂得珍惜眼前所擁有的，好好活在當下，就已經是人生最大幸福！

面留了一層房子給我，那房子也賣掉了，統統都搬到雜誌裡面了。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非常值得。這道是白先勇自己選擇的，白先勇之所以成功，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。在商品社會的今天，不少人輕視文學而重視科學和工商業。創作是一條孤獨的路。法國《解放報》記者問白先勇為什麼要寫作，白先勇直截了當地回答：「我寫作是希望把人類心中無言的痛楚轉化成文字。」白先勇事後解釋道，每個人的內心總有一些無法說出來的話。作家也許對人生的感受不見得比其他人更深刻或更廣博，可能一個政治家或其他行業的人對人生的體驗會更深刻，但作家跟其他人不同的是，他可以用文字把這感受寫出來，作家是替人們把心中的語言寫出來。白先勇除了文學創作外，近年還致力昆曲的推廣，把中國傳統藝術推到一个歷史高峰，在海外內外備受稱許。今天，很多人提到要加強軟實力。文學創作也是軟實力的表現，也就是文化力。我們所指的廣義的文化，它包括人文科學、文學藝術，特別是後者的影響更是至深至巨的。以文學為例，丹麥因有安徒生的童話、中國因有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、英國因有莎士比亞、法國因有雨果、俄國因有托爾斯泰等，而蔚成精神領域的泱泱大國。過去我們因有曹雪芹，有四大小說，才有文化的輝煌；今天我們有白先勇、巴金、高行健、余光中、陳映真、張愛玲等等華人作家，華文文學才能涉足國際文化殿堂。

不是老闆娘的命

我的上一篇《掌勺記》裡說到因為經濟不景氣，我外甥結束了由我主持的快餐店的生意。以我經營兩年掌勺經驗，就在Market與第八街下一間很小的三文治店的生意，集老闆娘和工人於一身，也就是廣東人說的「一腳踢」。營業時間是早八點到下午三點。

舊金山的M街是一條主要街道，從雙峰山一直通到漁人碼頭。在近碼頭的那段是舊金山的商業、銀行業中心。大的百貨公司和名店散佈其中。可是從第六街到第八街那個地段就差多了，我的小店就在第七與第八街中間。說起來我店處的地方真不錯，若是在香港、北京、上海、廣州，絕對是所謂的「黃金地段」；對面就是聯合廣場，每星期三、星期日都有農夫市場，各種蔬菜水果攤、花攤、食物攤的白色遮陽篷把廣場點綴得很可愛，星期四還有古董交易市場，當然與北京的潘家園沒得比，全是一些我都可以鑒別的假貨。不過，在那兒買了一幅花卉的真油畫。時不時有政府派來的各種不同的小樂隊給市民免費表演，圍觀的人，尤其是黑人，會情不自禁地隨著節奏跳舞，熱鬧得很。此地也是類似英國倫敦海德公園的「自由論壇」，人們經過申請批准集會抗議政府的政策的地方。一人演講，振臂高呼吶喊，眾人隨之。聯合廣場的旁邊就是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

舊金山總圖書館。對我來說，真是太好了，下班後常到那兒流連，或借書還書。圖書館地下是展覽館，從不間斷地有各種藝術作品的展出。還有幾個房間專給人們聚會的地方，我們「美華文學會」常在那兒舉辦「閱讀會」。我的第一本書的發佈會也是由他們主辦的。從圖書館走幾分鐘就是市長辦公的市政府、舊金山歌劇院和音樂廳。每兩年一次的，屬於上流社會的慈善派對就在市政府後面大草地上搭篷舉行。那天參加派對的人只能穿黑色或白色的禮服，所以也稱「黑白派對」。我喜歡看芭蕾舞，每年買下芭蕾舞季(二月到四月)的套票。如果哪天有表演，我就帶著「見得人」的衣服去上班，下班後去隔壁酒店換下牛仔褲，稍事打扮。時間還早，就在圖書館樓下餐廳看展覽、看書消磨時間，等待去歌劇院。聽起來這地方真不錯，這也是我買下小店的原因。後來才知道大謬，原來這也是舊金山幾個藏污納垢的區域之一。這地方的另一邊是專映三級黃色電影的電影院、真人表演的情色小劇院、低級酒店。意外的是這兒有一間很好的戲院，我在那兒看了音樂劇《歌劇魅影》、《媽媽咪呀》和俄國《紅軍歌舞團》精彩的表演。這兒也是流浪者、買賣毒品者聚集的地方。開店後，照美國人習俗，在門口掛上幾個氣球，以示新開張。不多會兒，就看見一個中年男人用香煙一點點，真無聊。開張第一天，放在桌上的水晶鹽瓶、胡椒瓶就被人偷走了。再過幾天，有個黑人進來後，態度從容地將我的放小費的玻璃瓶端走了。這下子，我才醒悟到，為什麼前店主那麼便宜地將小店賣給我，原來是個燙手的山芋。既買之則做之。小店只賣咖啡、茶、鮮榨果汁、汽水、甜圈、各種不同麵包不同肉類的即買即做的三文治，還有特受歡迎的、自己做的、新鮮出爐的杏仁曲奇餅。因為不賣熟食熱炒，不用洗碗刷鍋，所以輕鬆很多。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領和經過的散客，生意倒也不俗。尤其是每年都有幾次嘉年華遊行，最

舊金山市政府。網上圖片



舊金山總圖書館。網上圖片 舊金山聯合廣場。網上圖片

大的是每年六月底的同性戀大遊行，都要經過我的小店，遊行的人很多，街兩邊看熱鬧、搖旗吶喊助興的人更多。那天，我要將桌子搬到門外，不賣三文治，只賣熱狗和芝士貝果(也是一種圓麵包)。而且我要請兒子幫忙，我給他穿上有大口袋的圍裙幫着收錢。有一天，曾經來過我店幾次買三文治的墨西哥人進來，每次他來都要叫我給他做墨西哥風味的三文治：加入番茄和他自己帶來的生辣椒及牛油果(真很好吃)。這次還沒等打招呼，他就急忙交給我一個裝了東西的紙袋，說讓我幫他保存一下，等會兒來拿。我說沒問題，他就走了。沒多久他真的回來拿紙袋，他打開紙袋從厚厚一疊錢裡抽出一張五元，表示謝謝。

後來，我把這事講給朋友D聽，他的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！他告訴我，這個墨西哥人肯定是販毒的，他交給我的錢就是販毒的錢。一定是他看見警察在街上搜查可疑人物，於是他急忙將錢放在你這兒，風頭過去了才來取錢。試想，如果警察暗中盯住了他，看見他進你的小店，將一包東西交給你，後來又來拿錢，而且還給了你錢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我是販毒子集團其中一名，我的店就是聯絡地點。到時候，人證物證都齊全，我會掉進黃河洗不清。就算不能勝正，最後真相大白，那也要經過長時間的不斷審訊。這期間，要停止生意，可房租照付，惶惶不可終日，就算不死也掉了一層皮。後來才想起來，怪不得常有

黑人或墨西哥人到店裡來喝杯東西，互相交給對方一樣東西，有的進門就交易，不買東西。敢情我這兒真的是毒販子交易所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我一輩子良好小市民，從沒進過差館，純潔得白紙一樣，怎麼想到這等骯髒的勾當。我得去廟裡燒香謝謝老天暗中幫助我。

人們很驚訝，在那個地區，警車救護車一天沒三次也有兩次呼嘯而過，我一個女人竟然敢開店，而且居然沒有什麼大事情發生。我想這與我的善良人緣好有關。我從不懷疑別人的好意，從不拒絕別人賒帳，當然百分之九十就是肉包子打狗——一去不回頭。誰會忍心欺負這麼一個經營小本生意、賺點血汗錢的中國女人？但是從此我工作時，有點兒擔心害怕。如果這個墨西哥人再重施故技，我怎麼辦？拒絕，會惹怒他，一個憤怒的毒販子會做出什麼事？在和兒子們商量後，決定關門。當我貼出「生意轉讓」時，有些老顧客都表示遺憾，他們會懷念我的。沒多久，我就以極便宜的價錢將小店賣給一個中東人。過不久我看到中東人也關門了。至今那個店舖是空着的。離婚後，為了經濟獨立，也為了融入美國社會，我嘗試過、努力過了。雖然沒有賺到錢，卻賺到社會經驗。唉，生來就沒有做老闆娘的命。

海南菜

朋友邀我到跑馬地馬場的滿貫餐廳嚐來自海南島的美食，說是機會難得，因為有些菜餚只做到本月十三日就結束。香港沒有海南菜館，以前到過海南三亞旅遊時，只吃了一頓儋州菜，並未嚐過真正道地的海南菜。在香港吃過的「海南雞飯」，大多不是選用道地的海南文昌雞，這次確實是機會難得，欣然前往。海南文昌雞難得的地方，是餵食榕樹籽，所以肉質特別細嫩，雞味特濃。這次一嚐，果然非同凡響。海南盛產咖啡，有沒有像台灣那樣，利用特產咖啡來烹調食物？原來有的，因為吃出一道「海南與咖啡」，濃濃的咖啡香，對於喜歡喝「黑咖啡」的我來說，真是歡欣鼓舞。海南也盛產椰子，一道「海南椰子盅」，讓人懷念以前在銅鑼灣那家把椰子燉湯做得香噴噴的餐廳，可惜那家餐廳做了沒有多久便結業了。最特別的是「瓊島小黃牛」，採用海南島五指山的小黃牛，連皮一起烹調，牛肉香鮮，那牛皮更烹調得彷彿如「羊腩煲」的羊皮那般嫩滑，令我回想起在雲南西雙版納吃牛皮的歡樂時光。

海南是多民族聚居的海島，「黎家竹筒飯」是特色之一。香港少見竹筒飯，就算有也做得不夠香鮮味美。記得在雲南哈尼族的故鄉吃竹筒飯時，內人還要求打竹筒帶回香港來回味呢。海南菜是「食評也」一併大紅大紫，是其二，但對飲食健康則較獲得正確資訊(那些連鎖郵除外，往往不知道是真是假)。人談食，深至典故式，淺至「談食」，堆滿了書店。相信大家越來越用心去找好東西時，也會越來越明白健康飲食的脈絡。知道各種常識後，可能真的會扭轉你的飲食習慣。

談油

現在選取豬油不嚇人，是不怕胖人士，就是超級嘴饞的肥胖者。但不是有朋友指出，才知道其實豬油比精煉油(即提煉出來的葵花油、植物油等，其實更易吸收，因為油分子較大，所以會被隔障，而且膽固醇含量比雞蛋還低。我當時還半信半疑。後來看到一書，是音樂人于逸堯的專欄結集《文以載食》，書中音多一點。大家一直對「油」的態度很緊張，因為日日要用，餐餐要下饅。以前會食用的豬油，現在只剩下「大榮華」明目張膽地使用，但已被看成為「偶爾一次」的口腔快感享受，而非天天能親近的美點。于逸堯提供的另一觀點，的確有信服力。他說世上吃得最多油的民族中，要算是南洋人及法國人。他們的烹飪用大量椰油、橄欖油，甚至鵝油，不過這些油也及美國人痴肥。這當然與他們的製法有關，但于逸堯所指出的是，更核心的問題乃由於植物油等本身不是油，要經提煉而成，而提取過程會加入大量化學物質等，把菜米、芝麻等的油解放出來，反而更不健康。這樣一說，其實橄欖油、豬油等，由於本身是天然油，尤其豬油的燃點亦較低，不會產生有害物質。看來，我也要找回橄欖油來代替菜米油了，還是傳統的比較可靠。大家對吃越來越肯花心思。看「食評」如此大紅其一是「食評也」一併大紅大紫，是其二，但對飲食健康則較獲得正確資訊(那些連鎖郵除外，往往不知道是真是假)。人談食，深至典故式，淺至「談食」，堆滿了書店。相信大家越來越用心去找好東西時，也會越來越明白健康飲食的脈絡。知道各種常識後，可能真的會扭轉你的飲食習慣。

電影今昔

九龍油蔴地商舖式平民影院「官浦戲院」經營至三月份正式「執笠」結業，香港最後一家地庫式廉價影院周門大吉，似乎和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及香港電影誕生百年來一次呼應，如此呼應，不禁有點點然。香港第一個拍電影之人，年來不斷有人指出是「電影之父」黎民偉，一九一〇年時他在現銅鑼灣天后區空地(現港鐵天后站出口)以兩根柱撐起一張大帆布為銀幕，即現在之「銀幕街」開了香港也是中國第一個露天影院，揭開了香港曾為「東方荷里活」之序幕。但近日史學家追溯之下，香港第一個賣票之公眾影院原來在昔日中環街市之海旁，乃是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和廿八日兩晚，公映之「新喜來動畫戲」，那時還未稱為「列列長橋」，放映的是歐美山水火車輪船新年華會巡遊等情形，黑白無聲更沒有故事，入場票價可便宜(在當年而言，按僅存一份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報紙廣告所刊，「頭等椅每位六毛，二等椅三毛，板位二毛，站位一毛」只映兩晚便收場)。電影史發展到今天，真正真心拍電影的人會怎麼想？電影大概有如寫書出版，總會看見有人拿書紙作廢紙用報紙包肉包菜而不再寫書出版的吧。

杜亦有道

上巡迴放映去也。該「兩晚戲棚」亦可能是中國第一「檔」影院。筆者是一九六〇年來港居住工作，當時之舊戲院有油蔴地廣智戲院、太子東樂戲院、香港中環新世界戲院、上環高陞戲院、灣仔大道中「香港大舞台」、西環真光戲院等，還有碩果僅存一家屯門新墟之露天戲棚長城戲院，那時中環內一批賣零食女郎熄燈後沿行叫賣，光顧者可招手喚其坐身旁，女郎穿性感短打服裝可任顧客過手之慾，當然零價是超高等如買一包口香糖要十元之類，那些濕漉大兒們當然醉翁之意不在於電影，也許至散場時未知上映過什麼片，此種另類放映不知可否入世界十大怪電影之列，年前阿杜旅美時曾如此說起，但美國朋友說：「嘩，這和美國停車場的汽車影院還不是同一調子，情侶們停了車相信也沒有多少是真正看電影的呀。」電影史發展到今天，真正真心拍電影的人會怎麼想？電影大概有如寫書出版，總會看見有人拿書紙作廢紙用報紙包肉包菜而不再寫書出版的吧。